



曾
閱

散文集

曾
閱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曾阅，原名曾焕阅，1934年生于福建晋江，在晋江市文化馆任职四十多年。晋江文联组建人，晋江中华诗词学会组建人，晋江市南音协会组建人，中国民主同盟晋江市委会组建人。政协晋江市第五、六、七、八届常委兼文史委主任、副主任，政协泉州市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歌谣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泉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晋江市文联顾问。

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作品在省级以上评比中多次获奖，被收入数十种选本。其长篇小说传记《诗人蔡其矫》获福建省第17届优秀文学作品奖暨第13届黄长庚文学奖三等奖；民间文学集《望夫山》获1979—1982年福建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奖；民间谚语集《闽南谚语》获福建省第二届1984—1988年民间文学作品荣誉奖。另有著作《晋江古今诗词选》，诗集《迷圈》、《姿势》、《绿梦》等。

受聘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艺委会理事、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中韩文化专家委员会特聘委员，国家孔子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英格兰皇家艺术基金会永久学术顾问。

目 录

卷之一 人生缘分

- 遥远的认识 \3
- 走山 \10
- 岁末水仙录 \13
- 我是蔡其矫 \19
- 罗兰印象 \22
- 闲游记微 \25
- 我与诗人同种花 \28
- 绿化碎语 \31
- 栽花种树琐记 \34
- “同情心”和诗 \37
- 陆昭环挂职 \41
- 忆朱维幹教授 \44
- 英气长存曾重郎寻祖记 \51
- 前洪海 \60
- 两个学犁的姑娘 \65
- 社里来了个老张 \67
- 抢播时节 \69
- 耕山记 \72

卷之二 古迹探访

- 古大路的新视野 \79
- 草庵 \84
- “海客路”上寻“丝路” \90
- 安平桥 93

清源山上寻灵异 \97
宋名宰曾公亮墓考察记 \99
蔡克廉与庐山崖刻 \102
灵源山祖孙三代的石刻诗 \105
清源山“铸剑石”崖刻 \109
“画马石”与诗人罗隐 \112

卷之三 羁旅私嗜

逆向思索 \119
神奇的“印第安图腾” \122
圆山大饭店印象 \125
台北故宫博物院 \127
剑潭 328 号会场 \129
台南赤嵌楼 \131
安平古堡 \133
护军妈祖庙 \135
高雄一宿澄清湖 \137
山地九族文化村 \139
日月潭畔玄奘寺 \141
中秋两岸联吟 \143
峇峇住宅区之夜 \146
圣淘沙岛 \149
“黑度仔”区 \151
新加坡晋江会馆 \153
曾士生先生印象 \155
晚晴园 \157
盛夏情怀 \158
飞宿务 \162
乡野水庄 \164
圣西科教堂和石狮子 \166

妈港情趣 \168
铁蹄留下的铁证 \171
菲律宾的“紫禁城”\173
大雅台一瞥 \175

卷之四 花木吟缶

南天竹漫话 \181
话梅 \184
攀枝花 \187
“青”与“蓝”\190
浒苔 \193
芋香碎录 \196
说姜 \200
萱花小志 \203
番薯考辨 \205

卷之五 方音纪事

要眠钱不眠性命 \217
拳头忌土打 \220
将壁看作路 \223
抱么占六 \225
装神成神,装鬼成鬼 \228
猪牵到京城也是猪 \231
假大空 \233
翕鸡宰无肉 \236
举令牌来抵烦枪 \239
明知褒,三分畅 \241
一支草一点露 \244
牛鼻不串串牛尾 \246
好亲成不如好厝边 \248

鸭母装金也扁嘴 \250
掣撮抢捧掬 \252
一瞍强过十眵 \254
要拼才会赢 \256
壁边草遇着弹斜雨 \258
泫啼干哭 \260
得着缠头 \262

卷之六 艺圃掣瓶

形象——感情的典型化 \267
蔡其矫《风中玫瑰》欣赏 \270
感伤美,淡淡的清香
——读许燕影《情不了》六首诗随感 \273
榕谊诗歌漫语 \277
“小梨园”戏的艺术特点 \282
奉答 \286
诗集《姿势》自序 \289
序《鲁愚诗文稿》 \291
《衔远庐诗草》序 \295
《蔡长泰诗词选》序 \300
序张子曲《闽南民间传说》 \305
《闽南谚语》前言 \308
《中国民间故事·福建卷·晋江县分卷》前言 \311
诗集《迷圈》后记 \319
《野芳集》后记 \320
《望夫山》后记 \322
《宰相曾公亮》后记 \324
《晋江历史人物传》后记 \326
《晋江古今诗词选》后记 \328

卷之一

人生缘分



遥远的认识

公木是当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我还没缘认识他,但很敬慕,觉得他善于理解人。

是在1984年,诗人蔡其矫写了《山的呼唤》这么一首诗,发表在当年《星星》诗刊12月号上。公木先生看到了,便以作了一首《痛苦的燃烧——读蔡其矫〈山的呼唤〉》(见《星星》诗刊1985年9月号),诗中写道:“我看见天真和赤诚/是青绿的枝条/承受着烈火的焦灼和炙烤/而终于燃烧起来”,赞扬“理想使痛苦光辉/痛苦使理想崇高”。

诗人咏和,本来是一桩很正常的事,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但诗人公木和蔡其矫的这一段咏和缘分,别于古今许多流于形式的吟和酬唱。读到公木这首咏和诗,不难领略其深沉的诗灵来自赤诚肺腑。我正是受这和声撞激而震颤不已!

一南一北两位相距数千里之遥的老诗人,书信往来并不见多,却有这段充满人间美好的抚慰。什么缘故使然?没有别的!理解也!心境通融,情见乎辞!

基于上述这点遥远的认识,心中终于萌生对公木先

曾阅散文集

生的无限敬佩。于是,当拙作《诗人蔡其矫年表》(初稿)完成,打印征求意见,我首先便试送吉林省作家协会烦为转交公木先生,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充实一些材料。因为20世纪50年代丁玲受处分后,接替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的是公木,那时蔡其矫是教研室主任,不论从哪个角度说,他们之间知情程度最真实、可靠。但是我所写的地址不十分准确(因为我从没与先生通过信,不知道他学校和家庭住址),信和《年表》是否能传到先生手里,我并没把握;再说,公木先生已到耄耋年华,不一定喜欢为麻烦琐碎之事所缠绕。信寄出后,我这样想。

出乎意料,当这部近二十万字的《诗人蔡其矫年表》(初稿)从吉林省作家协会辗转寄到他手中,不到一个月时间,公木先生就把《年表》打印本挂号寄返给我,并用四张稿纸写了一封回信:

曾阅同志:

《诗人蔡其矫年表》(初稿),详细看了一遍,很兴趣。尽我所知,加了一点注解或补充,供给参考。只是我与蔡其矫同志共同相处的时间不长,所知有限。自从58年以后,便分手了,他去福建,我来长春,且各自背负着一定分量的沉重,虽梦魂萦绕,却音讯久违。直到进入70年代,偶然同厦门黄碧瑶君弄清一句什么诗人通起信来,还由他介绍了一位青年诗人陈君寄诗稿跟我商量,在通信中才得到蔡其矫同志一点消息,并寄了一张他的照片给我,是在厦门摄的,风采熠熠,不减当年。其时他处境的困难,并不曾直言告我。此后不久,“四人帮”粉碎,天地骤然宽阔,接着诗刊召开诗歌讨论会,我们便在

北京见面了。一别二十年,各自经历的路途都不算平坦,但是身体都健壮,音容笑貌,尽如往昔,谈起来全无身世沧桑之感,就如同当年在古楼东大街文讲所时一样,热情欢快。他的《诗品》译稿,我的《诗要用形象思维》,就是在这次诗会期间一同交给田间同志拿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以后十五年来,直接间接,音讯未断,但见面不多,他的行踪,大半都是从报刊报道中得知的。前年在桂林、北京,两次诗会上相遇,还听刘登翰同志说,准备编印《蔡其矫诗歌全集》,并邀我作序。我要他开一份完整的诗作目录,他答应了。后来没有下文。我想可能计划变了,或者另由别的同志写了,也便没有主动函询。

如今,读了你这个《年表》(初稿),感到非常珍贵。我实在不想寄还给你,但这怎么能行呢?希望整理好以后,把打印稿再寄一份给我(等待正式出版,不知要拖多久)。从这个《年表》里可以看到其矫同志一生的一个课题。我特别想研究一下,在57—77年这二十年间,中国诗人是怎么度过来的。近年来,一般诗史(或有关论文),讲到这一段,尤其“十年动乱”十年便略过不提,甚至空白起来。其实,口封住了,诗怎能绝根呢?其矫同志是个很好的典型,在任何逆境中,都没有熄灭,甚至没有沉默,诗情总在燃烧。读了《年表》,使我更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理解了所谓“人生的浓缩”的真正意义。我忽然这么想,其矫的诗是:1.生命的表现;2.生活的缩影;3.时代的反映。这三者的融汇或互渗。另外有的诗人,如李瑛,便倒过来:1.时代的反映;2.生活的缩影;3.生命的表现。他们都是这四五十年来没有停止写出好

诗的诗人,由青年时期到耳顺古稀。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要结合着中国现当代历史来研究,有特殊意义。

我现在正在编写一本《毛泽东诗词研究》即杀青,不及多谈。匆此,即祝
撰安!

公木

1993.12.10

公木先生除了在我的《诗人蔡其矫年表》(初稿)打印本上作了许多眉批、校正和补充材料说明外,还寄给我上面这封洋溢衷曲、寄予信任的长信,抒发他对我国当代诗史研究上的关注和看法,一言一语,不失其真知灼见。

我为这满纸真挚、热情和投来的信任目光,为公木先生的阳刚之气和平易接近所感动,至以衔泪盈眶……

今年9月间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得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炯同志的重视,表示愿意为这部《年表》争取出版。我兴奋之极,回到晋江,在还没获得出版社定锤之前,便给公木先生投上一书,请他写一篇序言。因为我估计先生即使答应为拙作写序,也不会说写便写,必须让与宽裕时间。真想不到于10月28日,接到他的复函:

曾阅同志:

昨天下午归来,在翻阅盈尺书报信件时,读到您于9月27日寄发的来信,已经整整一个月。我是10月4日由家出发,到重庆参加全国毛泽东文艺

卷之一 人生缘分

思想研究会年会,返程过京,又参加臧克家 90 寿辰创作研讨会、寓言研究会第 4 届年会及雅园诗会(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年会),然后才返回长春的。读信后,于高兴您多年经营的《蔡其矫年表》获得出版机会之余,又十分抱歉,回信太迟了。

前寄《年表》及诗集《迷圈》未及即复,本拟仔细阅读过诗作后,再写信给您,一误再误。此事一直压在心上,未曾放下。今又得到此信。顾不得谈《迷圈》了,“写得不俗,耐人深思”,此其矫同志序说的颇有同感,待暇日,再说吧。

嘱为《年表》作序,义不容辞,当勉力为之。但尚须稍俟数日,下月份当先以此事为务。其余一切,均当摒除(昨夜灯下读积压的来信,除兄台外,尚有 3 封嘱作序,其中有《河北辛集市市志》、《董文艺术研究》、《金、黄、刘寓言选》等,另有多封要求题词;邀稿尚未计在内)。下周必须给研究生上课,十月份曾布置下作业,收来后要看看、评审。我写这些,只是说明,希望您不要对我写的序文,寄以过大的期望。我只有挤时间来写,难望满意。从致王炘先生信中得知,“有必要可用多序”,这是很好的打算。

匆匆,致以

敬礼

(归来后第一信,太匆匆,潦草处,祈谅!)

公木

1994.10.28

信上的“嘱为《年表》作序,义不容辞,当勉力为之”,

曾阅散文集

让人一看便知道快人快语，真不像耄耋年华。这就是公木先生。

更想不到先生立即点燃心灵火炬，把许多迫在眉睫的事情搁置一旁，于百忙中把序文写完寄到我的手，并附信说：

曾阅同志：

十月间外出，月底归来，读到您九月间的来信，嘱为《年表》作序，当即复函，谓十一月当执笔。

现在序文写成了，兹寄上，请审处。我是认真写的，有些吃力，兴趣盎然，也颇受益。不知《年表》出版事宜做的怎样？《蔡其矫全集》编撰的情况如何？

非常希望多读到一些其矫的诗。

俟复。此致

敬礼

公木

12月11日

当我读到“我是认真的，有些吃力……”心中负疚，莫可言宣，敬佩情怀，惟永镌于心版！

公木先生的序言全文6000字，落笔成声，不但对蔡其矫诗歌历程作了深层反映，也对我国诗歌历史作了深层反映。文章一气呵成，平淡中包容了丰富的内涵，入情入理。

公木先生今年（1994年）已是85岁高龄（我特地翻阅《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得知），动这一大笔杆，怎么不会“吃力”呢！但是从行文遣字，又一次让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快人快语的美质！虽然，拙作《诗人蔡其矫年表》

卷之一 人生缘分

还在付梓的路上,这感激和敬佩之心,得藉此先吐为快!

1994年12月24日于晋江

[笔者曾阅按]本文原发表在《文艺报》1995年5月13日副刊《原上草》第435期上。因公木夫人吴翔来信说:“公木先生的研究生于1997年为他出一册祝贺86岁诞辰的评论文集”,要笔者将《遥远的认识》作“适当补充”。1997年元宵曾阅附识。

走 山

“十年动乱”刀枪炮火相见的时候,我已被清除回老家,和老母相依为命。农村社员口粮,不分大口小口,一律计口分配。我和母亲,两人都属大口,每天分来的粮食,作两餐煮犹觉不够,缺上的一餐,只好让肚子闲着。那时有船也驶没港路,不像今日可以随意找工课赚钱度活。想来想去,便学古人“逃世”,入深山回避“红海洋”的激荡。慢慢学懂许多草药,藉此玩弄打发时日。

这天,来了两个大汉。一个是远近闻名的拳师,人尽称他叫“八仙”,因为拳馆早被取缔,便以草药行医。后来大队组织合作医疗站,他理所当然当上医疗站外科医生。跌打风伤,移轮接骨,是他拿手行业,我偶然在他那医疗站与他谋面便相熟。另一个大汉,我素不相识,但经八仙介绍,知道他姓丁。我称他丁兄,他称我曾先生,不到一分钟便熟了。

凭第三只眼睛发现,丁兄对我并不怎么介意。果然,第一句便冲我说:“你要跟我们上凤巢罗山采药?”这是他看我一介书生,怕我受不了山高路遥之苦,却没注意这样会挫伤人的自尊心。因为以往没跟丁兄交道过,不知丁兄是熊是虎,从形表看,既壮又大,确实是条好汉模

样。但凭我以前在凤巢罗山独来独往,惹动山上山下许多山民的赞叹,对上山越岭这活,自然是心里有数,于是拣三字不卑不亢的字,含含糊糊以“试试看”应着。

走山的人都知道,一旦身入山中,纵目四顾,全是云海浪山。丁兄至此不但常常辨错方向,弄出笑话,有时还会眩晕(俗语称:眩山)。每当此况,我总笑他是个“大股有”(空有其表的意思),他也服服帖帖,笑笑点头承认。

这里草药名目繁多,武靴藤、铁孩儿、石橄榄、玉带藤、猫耳藤、万筋藤、红麒麟、人骨丹、铁扫帚……真是丰富多彩。因为来一趟好不容易,心眼贪婪,埋头寻采,竟忘记日下西山,待发觉时,只见远远的同安县城电灯已经亮了。三人各都肩挑着一百多斤草药,还有锄、锥、镰、刈,沉沉实实,压在肩上,一路踉踉跄跄,下到山坳那不上几户的荒村,家家早关上门,进入睡梦了。黑暗中找到以往停脚的一间小卖铺,叫门打店,很久很久,一位小姑娘才惶惶恐恐提灯来开门。我们已经饿了两餐,店中又找不到什么可填饱肚子的,剩下一斤多潮湿返润的饼干,也不问会不会变质,统统买来。钱丁兄有的是,我和八仙身上的袋子都漏底连一分钱也抄不出来。酒,这小店靠近同安大帽山,正宗白米酒远近闻名。我们先要一斤,再要一斤,又要一斤,喝得那守店的小姑娘(上山下乡的知青)两只眼睛都看傻了。

当丁兄再要一斤时,小姑娘连连摇头说:“不不不,你们要赶路,山深路狭,还要过溪蹀水……”

“不要紧,我们实在太饿了……”

经过讨价还价,一斤她断定不卖,半斤我们嫌太少不买,最后商量十二两,三人三一三十一,一人喝两口便干了……